

義主會社與人婦

著爾倍倍
譯先端沈

1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婦人與社會主義

上冊

開明書店印行

序言

我們棲息在一個不斷地進行着的社會變化的時代。社會上全階級的人心搖動和不安增加，都可以表示社會的根本，已經漸漸地發生了顯著的變動。在這個時代，發生了多數的問題，愈爲各方面的人們所討論。這種問題中的最重大而愈見顯著的，便是婦人問題。

婦人問題是討論婦人在我們的社會的有機體上，所占的地位；和研究如何纔能使婦人有平等的權利，以她們最善的能力，去貢獻社會；如何纔能使婦人成爲人類社會的有用人員，充分發展她們的能力。照我們的觀察，這個問題，是和其他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組織社會，纔能消滅壓迫，榨取，悲慘，窮困，使個人及社會全體，在精神及肉體上得

到幸福的問題——相合致。所以我們將婦人問題，當作現在一切聰明的人們心裏所想着的一般社會問題的一面。因之這個問題底歸結的解決，非除去貧富的隔絕，和因這種隔絕而起的弊害不可！

雖則如此，婦人問題，却值得特別的考慮。婦人在古代社會的地位如何？在現在如何？在將來如何？這種問題，最少也和人類的一半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是在歐洲，因為婦人占了人口的多數，所以婦人問題，不僅和社會的大多數相關，更因為關於婦人在歷史上發展的世俗思想，有非常的錯誤，所以對於這個，更有啟蒙的必要。因為關於婦人地位，毫無智識，所以對於婦人運動，在民衆的一切階級，尤其是婦人自己，也有牢不可破的偏見。其中有人主張，因為婦人的地位是一定不變，就在將來，也不會變化，「自然」使婦人做賢妻良母，使她們的活動，局限於家庭之內，所以婦人問題，是不能存在。他們以為與婦人的家庭周圍和義務，沒有直接關係的一切，都與婦人無關。

在此，我們對於婦人問題，也和對於勞働問題一樣，可以看出兩種相反的議論。一切

企望維持現狀的人們，對於婦人，急急地希望將她們幽閉在所謂「天職」之內，以爲這種問題，已經有了結束。他們用種種的理由，不承認幾百萬婦女，不處於能盡母妻之職的地位。他們對於結婚成爲束縛和奴隸的狀態，一生非在絕望和悲慘中間度過不可的。其他幾百萬婦女，也不認爲「天職」的失敗。這種虛偽的賢人們，對於在許多職業上，僅爲了極少量的生活費，終生被課於體力以上的勞役的數百萬婦女，毫不關心。他們用「社會本來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的虛偽底假定，來安慰自己；好像對於無產者的痛苦，掩住了耳目一樣，對於這種不愉快的事實，也不去觀察。他們不承認婦女也和男子同樣地可以享樂文明，也有減輕負擔，改良境遇，及一切使精神肉體的資質發達的權利。假使我們以婦人爲獲得精神肉體的完全自由，非謀經濟的獨立不可，及婦人不可儘在異性的好意及恩惠中生活的理由，去告訴他們，他們的憤怒，一定會得爆發！他們大概要勃然動怒，用「時代的狂亂」及「瘋狂的解放運動」來謾罵。凡是不能脫出偏見之域的男女及老婦人，多是如此。他們是住在黑暗地方的梟鳥，假使對於他們的黑暗，投射一點光明，他

們便會發出恐怖的叫喊！他們對於雄辯的事實，完全盲目。他們承認婦人的地位，和現在一般社會的進步相比較，是不能滿足，他們承認婦人境遇的改善，有研究的必要，但他們對於既婚婦人的問題，却當作已經解決。他們的意見，是對於未婚婦人，可以許可在一點範圍之內從事職業。也有更進一步的論者，主張兩性間的競爭，不限於低級的職業，而應該擴張到一切高尚的學問藝術和科學。他們主張對婦女給與教育上均等機會，使婦人也有入大學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權利。他們更以婦人就有了官職能够發揮手腕爲例，——尤其是美國的——贊成婦人做官。還有更少數的，要求婦人和男子在政治上有同等的權利。婦人也是人類，和男子同樣的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他們主張公共的事務，有婦人參加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主張，多局限在現存社會組織的範圍之內。這種改良計畫，對於能否根本改善婦人地位這一點，不曾注意。照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想說，男女平等的市民權，是婦人問題的歸結的解決。婦人職業生活的自由，已經是既成的事實，

支配階級因爲對於他們自己的階級，非常有利，所以大爲推獎；但是所謂改良論者，對於這種事實，好像不會知道，或者是故意的自欺欺人。在現在的狀態之下，婦人從事工業，可以引起勞働市場激烈的競爭，因此使男女工人的工錢愈加減少。

在現在社會內部，參加改良婦人地位的運動的婦女，和援助這種運動的男子，多將婦人獲得完全平等的市民權，當作最後的目的。但是，即使這種資產階級的參政論者，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男女同權，能够實現，婦人的性的奴隸制度，和妻子的經濟依賴主義，還是不能打破。婦人的大多數，對於在社會上比較的幸福，數千的同性，受高等教育，就高級職業，都是和她們自身沒有關係的問題。數千幸福的婦女的地位改善，是決不能改善婦人全體的一般狀態的。

婦人實在負着二重的桎梏。第一因爲婦人對於男子的社會從屬的結果，非呻吟於劣等的社會地位不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祇能緩和她們的痛苦，而不是根本的辦法。第二是婦人受着經濟從屬的苦痛。這是婦人一般的狀態，和無產階級的男子同樣，這是無

產者的運命。

我們以爲一切婦人，不問她社會地位如何，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上，都受着男子的壓迫和虐待，所以改變現存國家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組織，以解除她們的不便，纔是婦人全體的共同利益。

參加資產階級的參政運動的婦人們，對於這種根本改造的必要，不曾了解。她們受了特權的社會地位的影響，對於無產階級婦人的更澈底的目的，當作危險，而認爲有反對的必要。因爲產業問題的發展而增大的勞資反目，在婦人運動之間，也很明白的表示出來。但是，在婦人社會，即使有階級的對立，但和參加階級鬭爭的男子相比較，在婦女社會，有更多的共同利害，所以即使進行的路徑不同，或者還能一致的去和敵人對壘。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的一切男女同權運動，例如在才力可及的範圍以內的活動，和關於社會政治上的同權運動，皆是如此。這種活動，和本書中評述的一般，是非常重要的，活動的領域，也非常的廣汎。在努力這種目的之外，爲着制定對勞働婦人有利的法律和制度，而

與男子勞働者提携，也是於勞働婦人很有利益的事。

所以我們的目的，不是資產階級婦人運動所當爲唯一目的的，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的男女平等，而是人類和人類間——就是女性和男性間從屬關係的解放！婦女問題的這種解決，是和社會問題的解決相一致的。

社會民主黨是將男女完全平等和解放婦女一切從屬和壓迫，當作政綱的唯一的政黨。這決不是爲着宣傳而是出於必要。因爲兩性的社會的獨立和平等，不能成立，人類的解放，是不能成功的。

著者

三十四版序

本書二十五版以來，我懶得做補遺和一部的修改。但本書的繼續的需要，使我感到再把內容改訂的必要。

關於以前發表本書的根本的見解，我找不出有什麼可以變更；祇是顧慮到二十五版發刊以來所知道的許多新的事實，並且把含有可注目的意見的新著述收入議論裏面而已。此外，更顧慮到從本書一部分讀者所送來的報告與表示——這是我所萬分感謝的。

爲了本書的外量不能過分擴大，我把搜集來的材料加以限制的選擇。照現在有的材料的分量，即使把內容增到二倍也極容易，但因種種的理由不許這樣的擴大。

達到像本書所作爲目的且可公言的那般的高度者——反對婦人完全同權的偏見的討伐，及依了婦人的社會的解放所保證的社會主義觀念的宣傳——已經成爲現前的形體；將來牠是可以達到像我所希望的更高的程度的。因爲要準備結束國家的及社會的狀態迅速進行的動亂，倘使考察國家及社會的根本改造的人們，不能常常供給新的例證，是永遠不會過去的。

這樣改造的必要的認識，不但沒潤於無產婦人的廣大的範圍，就是資本主義的婦人運動，也因了那努力而更遠的前進，提出從前祇是進步分子纔敢提出的諸要求。婦人運動，幾乎在所有的文明國，每年得到逐漸廣大的地盤；即使在這運動裏面還可以找出許多不透明不徹底的，但這種不充分，在那內部活動着的人們，是不許其留存的。他們將不管自己是否願意而更向前進。

這運動進步的獨異的特徵之一，是關於婦人問題的文獻的多數的增加。這種忠實的追逐，超越了個人的力量。雖然祇有很少的分量和實質是步調相同的，但此等文獻，確

是精神的敏活的一徵。結局，在精神活動的別的領域，這區別仍然很大。運動的進行，最要緊的，是增加個人的識見，改善民衆的本能，使這運動不要走錯了路。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五日，奧格斯脫倍倍爾，在伯林賽耐堡。

五十版序

從本書的初版到今年之初，已經過了三十年了。像九版的序文上所述，這書是在例外的事情下出世的。在那數月前社會主義法令的發布，一切社會主義的文獻，都因此被禁。誰要企圖發布違禁的文書或敢於任這樣的新出版的，那時就獲得被捕及監禁六個月的報酬。然而竟這樣的做了。

初版在萊比錫刊行，但他是在偽的旗幟下發表的。發行者是用通俗書刊行者丘里希丁根的名字；那裏又發刊德國所禁止的“Sozialdemokrat”（社會民主黨。）第二版却停滯了。直到一八八三年我纔把牠出版。在這以前，因為個人的障害，我沒有完成這件事情。第二版在丘里希的發行所出版。到一八九〇年刊行第六版，每版各二千五百冊。

反對書物流布的許多障害，都打勝了。實際上寄贈本到處都落在警察官之手，書冊多被在家宅搜查時沒收。然而此等書冊並沒有遺棄，不過更以無代價的送到別一部分人的手裏，——警察官，他們的家族，友人們，恐怕比我們同志還要熱心的在那裏讀着。

到一八九〇年，社會主義法令廢止，我決定本書的完全改作和重要的增補。這便是第九版，於一八九一年在現在的發行所發行。這五十版，內容有顯著的改訂。

本書現在已譯成十四國的語言；有許多國，例如意大利，美國，是改版的。因了塞爾維亞語言的翻譯，本書現在成爲十五國的國語而刊行。

本書這樣開拓了自己的路，不是誇張的說，我想實在可以說是先鋒。但是反對者違反了他的意志地給本書傳播的功勞，也不能不說是很多的。

然本書又得到許多的評價。福萊爾教授在他的性的問題（註一）中，稱本書爲「一部有重要價值的書」，大體上不得不認爲有可以無條件的贊同的意義的著作。」雖然照他在別處所說，他的意見未必與我相同，甚至在許多地方是反對的。

這是對於一八八三年第二版的批評。福萊爾教授不知道以後的根本的改變和補訂的增版。因這理由，我不能不再說到關於一八八三年版的批評。

英國著述家霍瓦特，在他的著作婚姻制度史（註二）上說起「倍倍爾在他的優等著作婦人與社會主義，向現今的婚姻關係加重大的攻擊。」他簡單敘述了內容後作一結論道：「關於社會主義的著述家提出的救治策應該怎樣看法，又，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否必須在協動的共和體的設立之上，雖然難說，但有一件事却是確實的。就是社會主義者能夠忠實地考察事實而大膽地說述出來。他們對於社會盡一有價值的職分。他們不肯容赦我們在現代國家所苦惱的缺陷。他們明白地指示了婚姻及家族的問題，祇有在與現時的經濟組織的關係內纔能解決。他們更說明了祇有靠婦人的完全的解放和兩性在婚姻上的絕對的對等纔有進步的可能。依了這一切，他們使今日一般人已經抱着關於婚姻生活的高遠的理想這件事，已經成功了。」

婦人運動——資本家的和無產階級的——從本書出版以來，三十年間，在地球上

的文明國，多已達到成功。在這樣的短時日裏面，贏得這樣多幸的結果，恐怕是別種運動所沒有的。婦人的政治的並市民的同權的承認，婦人入專門學校的許可，及從前排除婦人的職業的容許，都有很大的進步。雖然像加特力教中央派和福音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一向從他們原則的立腳點反對現代婦人運動的黨派，也從禁遏她們的地位而進步的承認有變更的必要。然而在接近他們的婦人的中間，還沒有完全失却勢力。

有人問，這現象該怎樣說明呢？可以答道，這是在現今一切關係的絕大的社會的及經濟的關係所招致的。例如從前普魯士無產的牧師，要使六個女兒保持相當的身分時，困難的事實，使他棄了理論和洞見。現代的所謂上流社會的多數，不得不贏得相當的身分，雖然沒有女兒的時候，事情也還是一樣。

在指導地位的婦人的激勵，對於進展的大貢獻是不必說的。然而所以能夠得到成功，正如社會民主黨一樣，是現代社會的及經濟的發展的幫助。即使是天使的舌，也祇有在對於所說的反響盤存在的時候纔有效果。當然的，倘使這和音盤更多，那效果便更爲

確實。我們雖然生活於社會主義的正中，然大多數人還沒受到這氣味。愚昧的處女，還沒有盡滅呢！

最後我要在這裏對於同志魯薩諾夫氏在五十版修改時所盡的廣大的助力，不得不表示最熱烈的感謝。他做了這工作的大部分。沒有他的助力，要把本書這樣施根本的改訂而發刊，恐怕是不可能的。因為疾病顯著地減弱了我最近二年間的著作能力，並且還有別種更重大的工作消費我的時間和精力的緣故。

一九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奧格斯脫倍爾於柏林賽耐堡。

{XXI}

(註1) August Forel, Die Sexuelle Frage. Buchdruckerei M. Müller & Sohn, München

4. und 5. Auflage, S. 587-589.

(註11) G. S. Howard, A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 S. 234-235, London, 1904.